

# 十八世紀法國人對臺灣的看法

鄭順德\*、Chantal Zheng\*\*

## 摘 要

從十八世紀中葉起開始出現傳教士、外交官、海員和冒險家等人對臺灣的報告，這些人不管他們的社會地位如何，他們對臺灣的看法卻是大同小異。

從他們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瞭解，當時法國人為何對中國如此感興趣，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全世界的海岸幾乎都已被勘察完畢，但是內陸還沒有，所以十八世紀的航海家跑遍天涯海角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臺灣也是他們勘察的目的地之一。

本文介紹的這些法國人，不管他們身負何種任務，不管他們是否真正踏上臺灣的土地，在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十八世紀，能夠與臺灣歷史相結合，充份顯示出臺灣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性。

關鍵詞：法國，十八世紀，傳教士，旅行家，冒險家，軍事家，外交官

---

\* 南榮技術學院國貿系專任助理教授。

\*\* 法國普羅旺斯大學中文系教授。

- 一、前言
  - 二、傳教士：馮秉正神父
  - 三、旅行家：拉貝魯斯
  - 四、冒險家：貝尼奧斯基
  - 五、軍事家：唐特卡斯鐸
  - 六、外交官：法國領事 Vieillard
  - 七、結論
- 

## 一、前言

十八世紀對法國人來說是一個極思求變的世紀，那時法國在印度失去優勢，英國獨佔了東方的貿易，爲了與英國相抗衡，法王路易十六忙著尋找別的根據地。到了十八世紀末葉，歐洲地理學家爲了地圖的繪製奔波於世界各地，而法國科學家則在到處尋找所謂「自然人」，他們認爲唯有自然人才能代表原始社會的純潔，在這些大前題之下，臺灣自然而然變成了上述諸人探討的對象。

由於當時出國的人在法國社會上都享有相當高的名望，他們回國之後常會寫出一些膾炙人口的遊記，有人對他們這種特權頗不以爲然，於是憑空捏造一些故事模仿他們。<sup>(1)</sup> 至於那些真正到過臺灣的法國人，雖然身份不同，停留的目的也不同，但是對臺灣的看法卻是大同小異，他們留下來的書信和報告反映了臺灣當時的情況，我們在此特別摘錄出來供大家參考。

## 二、傳教士：馮秉正 (Joseph de Mailla) 神父 (1703-1748)<sup>(2)</sup>

馮秉正神父是地理學家兼地圖繪製家，一七〇三年他在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和德瑪諾 (Romain Hinderer) 兩位神父的陪同下從廈門到達

---

(1) 參考本文第四章最後一段。

(2) 此係他在中國停留的期間，1748年他在北京去世。

澳門。一七一四年四月他們三位到達臺灣致力於地圖的繪製工作，馮秉正負責南部，雷孝思和德瑪諾負責北部。(3)

透過馮秉正神父的報告，(4) 我們知道當時歐洲並非完全不認識臺灣，但是他認為先前的旅行家所看到的東西太少，即使看到，也僅限於沿海地區。描寫澎湖群島時，他說總共有「三十六個貧瘠的小島」，上面只住著守衛部隊及一位官員，(5) 這位官員唯一的任務是看守往來福爾摩莎和中國之間的商船。(6) 他還說只看到一棵野樹，不過他認為港口良好，(7) 是唯一能夠容納大型船隻的地方。(8)

馮秉正抵達臺灣府時受到地方官吏的熱烈歡迎，因此讓他能夠好好地視察臺灣。這位耶穌會傳教士很自然地把臺灣島分成東邊和西邊交戰的兩部份，他認為只有西邊才屬於中國，(9) 東邊是荒山野地，上面住的是原住民，這些原住民「與美國的野番大同小異，但沒有易洛魁人 (Iroquois) 那麼粗暴，比印第安人還純潔。他們的天性溫柔和平，彼此相親相愛，相互扶持，不追求個人利益，不重視金銀，但報復心太重，不知法律、政府、警察、宗教為何物」。(10) 他承認這是套用中國人的說法，但是不敢保證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因為中國人和這些族群毫無往來。(11) 然後提到，漢人曾為了淘金而想開發東邊的荒地，他認為這是「心懷不軌」的行為。在他看來，漢人為了奪取金礦不惜屠殺原住民。(12) 至於臺灣西邊，馮秉正覺

(3) 參看 *L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1843) , 及白尚德,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 南天書局, 1999), 頁 77-82。

(4) 馮秉正來臺測繪地圖的書信部份已由方豪教授譯出, 請參考方豪, 〈康熙五十三年測繪地圖考〉, 收於氏著, 《方豪六十自定稿 (上冊)》(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69), 頁 576-597。

(5) 指澎湖巡檢。

(6) 參看 *Le Voyage en Chine* 一書中由 Ninette Boothroyd 和 Muriel Détrie 寫的書信。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Robert Laffont, Bouquins, 1992), p. 195.

(7) 指媽宮。

(8) 參看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196. 馮秉正也提到荷蘭人在澎湖島上建立的堡壘, 當地人稱之為紅毛城。

(9)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196.

(10) Ibid., p. 197.

(11) Ibid., p. 197.

(12) 「他們(中國人)邀請客人們食用他們準備好的餐點, 說是為了表示感激之情。他們讓這些可憐的人盡情地喝到醉, 等他們昏睡過去就全都殺死, 再把金飾拿走之後逃之夭夭。這些野蠻人的頭子還活在福爾摩莎, 中國人也不想去懲罰他」。然後馮秉正提到島上的居民的報復行動, 「他們手持武器進到中國所屬的南部, 不管三七二十一, 碰到男人、女人、小孩就殺, 並且放火把中國人的房子給燒了」。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197.

得地方很漂亮，天氣晴朗，空氣潔淨，土地肥沃，上面可種各種各樣的穀物。因為雨水充足，能夠生產小麥、稻米、煙草、水果等，也必定能種植歐洲的水果。<sup>(13)</sup>

馮秉正發現臺灣沒有馬，也沒有綿羊或山羊，他說「這個地方直到現在只住著一些尚未開化而且粗俗的居民」，<sup>(14)</sup>但母雞、鴨、鵝、鹿和猴子很多，他認為此地的水牛跟馬一樣，工作能力很強。<sup>(15)</sup>

當時臺灣分成臺灣、鳳山、諸羅三縣，由臺灣道管轄，臺灣道由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管轄。馮秉正描寫臺灣的首府臺灣府時說，此城市人口稠密，極為熱鬧，貨物很多，但沒有絲織品。地方很有生氣，散步很舒服，不過對外國人來說有點危險，因為這個地方「很少有公道和善意」，<sup>(16)</sup>這是很令人遺憾的一件事。

馮秉正認為，總的說來臺灣是個極具吸引人的地方，「如果大陸准許中國人移居，他們會巴不得馬上全家搬過來」。<sup>(17)</sup>對他來說，臺灣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有人把它拿下來，就會引起大動亂」，<sup>(18)</sup>所以駐守的人員經常更換。<sup>(19)</sup>

接著，馮秉正也提到大陸各省貪婪的中國人以及被他們當作奴隸的原住民，<sup>(20)</sup>認為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民族。臺灣原住民分成四十五社，<sup>(21)</sup>北部的村落很像中國的城市，南部的村落只有簡陋的小屋。<sup>(22)</sup>至於他們如何佈置房子內部、如何烹飪、如何打獵等，馮秉正都有詳細的描述。除此之外，馮神父也談到他們的武器、髮式、習俗、婚禮、紋身、衣服和首飾。他認為「原住民跑得比馬還快，那是因為他們從小就把膝蓋和腰部用布裹起來，一直到十四五歲為止」。<sup>(23)</sup>但對原住民各個不同的部落，他分不出來，只能按他們所穿的衣服分出北部的原住民或

---

(13)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198.

(14) *Ibid.*, p. 198.

(15) *Ibid.*, p. 198.

(16) *Ibid.*, p. 200.

(17) 當時有所謂渡海禁令，如果非不得已要到臺灣時，馮神父強調他們需要一本極貴的護照，而且進來的時候也要付一筆許可費用，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0.

(18)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0.

(19) 指班兵制，每三年一次，必要時換得更勤。

(20)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1.

(21) 法國領事 Vieillard 提到北部有 36 社，南部有 9 社。

(22) 我們可以證明 Vieillard 的說法和馮秉正的說法大致相同，這表示他某些部份參考了馮神父的報告。

(23)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1. 他在此引用的似乎是中國人的資料，如〈東番記〉和《臺灣紀略》。

南部的原住民。他也發現臺灣原住民的族群「不像在中國有買賣婦女的習慣」，<sup>(24)</sup> 他們可以自由選擇配偶，沒有家庭的壓力；婦女享有某些特權；原住民推舉正直的人來管理部落的方法，使他們頗為驚訝。<sup>(25)</sup> 馮秉正嚴厲批評那些會說原住民語言的中國中間人，<sup>(26)</sup> 他說他們把原住民榨取得一文不剩，是可恥的小暴君，<sup>(27)</sup> 有時會招致原住民的反抗。最後，他認為，原住民雖然尚未完全開化，但是他們比中國傳統有名的哲學家還懂得哲學。<sup>(28)</sup> 接著他補充說：「在他們的社會裡，沒有盜竊，沒有糾紛，也沒有爭訟」。他曾與原住民住過，深知原住民的心地正直而純潔。<sup>(29)</sup>

十八世紀盧梭等人主張「人之初，性本善」，並在世界各地探討「善良的野蠻人」，於是有人類出現的地方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影像：文明世界和野蠻世界。那些被發現的民族，生活在無法律束縛，無國王管理的國度裡，不但快樂也有道德。因為他們不認識文明社會醜陋的一面，這證明了自然道德的優越性。馮秉正的描寫，不僅讓我們瞭解十八世紀的法國思想，也說明了十八世紀臺灣各族群間的關係。

### 三、旅行家：拉貝魯斯 (Jean-François de La Pérouse)

一七八五年法皇路易十六因為對地理特別感興趣，並派人到各處探險旅行，以便蒐集各地區的資料，這是一項科學性的考察，因此他強調：「登上每個國家時，行為要自我約束，以贏得各國政府的好感，不要用武力，但要設法維持西方的優越性」。<sup>(30)</sup> 法國人於是鄭重其事地準備探險旅行，一共派了兩艘驅逐艦：La Boussole (羅盤號) 和 L'Astrolabe (星盤號)，從復活島往上溯，沿著美國西北海岸一直到堪察加半島、庫頁島，往下經過日本、福爾摩莎，取道回歐洲之前曾

(24)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2.

(25) *Ibid.*, p. 203.

(26) 指通事。

(27) Ninette Boothroyd and Muriel Détrie, *Le Voyage en Chine*, p. 203.

(28) *Ibid.*, p. 203.

(29) *Ibid.*, p. 203.

(30) *Le Voyage de La Pérouse sur les côtes de l'Alaska et de la Californie* (Paris, 1786), p. xi.

到過澳門。

拉貝魯斯在科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物理學家、醫生、植物學家和藝術家的陪同下，根據每人的專業來補充以前有關地方民族的報告。他們的目的是把眼睛所看到的事物記載下來，以便充實歐洲科學家的新知。拉貝魯斯似乎是比較客觀的旅行家，他常說：「我與那些信口開河的人不同」。<sup>(31)</sup> 一七八七年四月抵達臺灣時，他只注意到如何登陸，因為到處海水的深度不一，<sup>(32)</sup> 所以他必須繞道才能進入臺灣府港口。當時他曾聽說，臺灣人民暴動，中國政府出動兩萬士兵鎮壓，<sup>(33)</sup> 其實他提供的資料並不多，只談到賣魚給他的漁民。拉貝魯斯也到過蘭嶼，他說蘭嶼的南邊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村子，因為天氣不好，無法登陸而作罷。

#### 四、冒險家：貝尼奧斯基 (Maurice August Benyowsky)<sup>(34)</sup>

接下來要談的是波蘭和匈牙利貴族貝尼奧斯基 (Maurice August Benyowsky)，他於一七六八至一七六九年間參與波蘭的動亂，被俄國人抓起來送到西伯利亞，然後被送到堪察加半島。當時年紀才二十九歲，囚禁期間，他帶領一群人逃亡，經日本到臺灣。貝尼奧斯基本來不是法國人，但是受法國文化的影響很深，他的回憶錄是用法文書寫並在法國出版。因為他是冒險家，期望為強大的歐洲貢獻出一份力量，因此選擇了法國作為他服務的對象，當他打算到臺灣殖民時，心裡所想的就是法國。他於一七七一年八月到達臺灣，<sup>(35)</sup> 九月離開，一共停留了三個星期。

當貝尼奧斯基想在臺灣東部登陸時，遭到當地原住民部落不友善的對待，並用弓箭把他們趕回去。就在這個時候，他遇到一位從馬尼拉來的西班牙人 don

(31) 參考 *Le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 1875, 1876, 1877 et 1878* (Club des Libraires, 1965), p. 201.

(32) *Ibid.*, pp. 228-234.

(33) *Ibid.*, pp. 230-231。指林爽文事件，其中他也提到靠近澎湖有為數甚多的船艦。

(34) 有關他的生平請參考 Camille Imbault Huart 所著 *L'île Formose*。Camille Imbault Huart, *L'île Formose* (臺北：南天書局，1995；1893 年原刊)，頁 110-117。

(35) 參考 Maurice Auguste Benyowsky, *Voyages et Mémoires* (Paris: F. Buisson, 1791), p. 109。在此頁中，他說他的船打敗了波蘭共和國的旗艦。

Hieronimo Paceto，<sup>(36)</sup>後者在島上與島民共同生活了七、八年。貝尼奧斯基認為臺灣「是全世界最漂亮最富庶的島嶼之一」，<sup>(37)</sup>並告訴我們有關他和島民如何「用別針、縫衣針、和其他小東西換雞鴨、米、甘蔗、豬、橘子和其他水果」。<sup>(38)</sup>此外，他也指出島上的西部受到中國人的控制，<sup>(39)</sup>而「東部有很多野蠻的印第安人」。<sup>(40)</sup>根據他的回憶錄，他也談到他和東部一個部落及其頭目胡阿波（Huapo）的關係，其中有不少令人聽了會感到驚訝的事。比方說胡阿波身邊有二萬到二萬五千個勇士；<sup>(41)</sup>對於「黃金、水晶、稻米、糖和好幾種可以賣得很好的木頭」<sup>(42)</sup>做了許多解釋；也談到嚼檳榔的風俗和清點武器、弓箭、矛、大刀等習慣。他說每年「中國會派一位大臣來接收這些省份的貢品……中國皇帝用了五百艘船把金、銀、米、鹽、小米、棉花和水銀的年貢品帶回去」。<sup>(43)</sup>

一直到此，我們深信在他停留的三個星期裡面，一定目睹了一些東西，並想憑靠著記憶來告訴我們。然而，當他加上某些細節的時候，故事卻變得怪誕異常。比方說，他提到胡阿波王子的部隊很龐大，移動時都是以馬代步，嚴謹的蒙古族式組織，有營也有團；在他統治的這個省份裡，他把它稱之為 Havangsin，有「城市和鄉村」。<sup>(44)</sup>王子自己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說俄文；住的帳篷裡面有很華麗的地毯；<sup>(45)</sup>還「預言，有一個外國人將會成為勇士們的頭目，把福爾摩莎人從中國人的桎梏中拯救出來」；<sup>(46)</sup>並說胡阿波王子想要「向貝尼奧斯基購買砲艇」；<sup>(47)</sup>為了鞏固他們之間的協定，而「行煙燻之禮，那是用一個放滿燒炭的香爐，面朝著東方把焚香灑上去」。貝尼奧斯基這種描述極為古怪，很可能他把別的

(36) 此人在一時的衝動下，把他的妻子和一位跟她發生姦情的多明我會修士殺了。Maurice Auguste Benyowsky, *Voyages et Mémoires*, p. 119.

(37) Maurice Auguste Benyowsky, *Voyages et Mémoires*, p. 167.

(38) *Ibid.*, p. 118.

(39) *Ibid.*, p. 121.

(40) *Ibid.*, p. 112.

(41) *Ibid.*, p. 131.

(42) *Ibid.*, p. 131.

(43) *Ibid.*, p. 168.

(44) *Ibid.*, p. 144.

(45) *Ibid.*, p. 143.

(46) *Ibid.*, p. 138.

(47) *Ibid.*, p. 144.

地方看到的東西與在臺灣看到的混在一起，不管怎樣，這些與臺灣當時實際的情況有別，所以貝尼奧斯基的回憶錄並不完全可靠。但他強調，臺灣富有經濟及戰略潛力，因上面沒有什麼防禦工事，「只須一般的軍事力量就可征服此島，並把它從中國的領土中劃分出來」。<sup>(48)</sup> 回憶錄的最後一篇，篇名是：「在臺成立殖民地計劃」。我們不能否認貝尼奧斯基真正來過臺灣，但是他出版回憶錄的動機是爲了要把歐洲各國國王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並把自己誇張成臺灣島的征服者。貝尼奧斯基是十八世紀法國的代表，當時的遊記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幻想和虛構並存。

看完貝尼奧斯基的故事之後，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位法國人普撒勒馬那扎(Psalmanaazar)的回憶錄，<sup>(49)</sup> 他的回憶錄寫於一七三九年，比貝尼奧斯基的回憶錄早了三十年。在普撒勒馬那扎的回憶錄裡面，他宣稱臺灣有皇帝、諸侯和貴族，住的是黃金屋，頭上戴的是鑽石。作者在逝世之前承認，全文純屬虛構，回憶錄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撰寫回憶錄的主要目的是向讀者表明，他也可以像其他傳教士一樣到各處旅行，寫遊記。由於文章內容均係他個人杜撰，我們遂不多浪費篇幅。

## 五、軍事家：唐特卡斯鐸 (d'Entrecasteaux) (1737-1793)

唐特卡斯鐸一七三七年生於法國南部的艾克斯 (Aix-en-Provence)，父親是國會議員，一七五四年唐特卡斯鐸入海軍服役，一七八四年被任命爲印度海基地的總司令，一七八六年和一七八七年他到中國海巡弋，他算是當時最優秀的船長之一。<sup>(50)</sup> 幾年之後，路易十六請他再度出航去尋找拉貝魯斯，因爲拉貝魯斯在太平洋音信全無，我們不知道唐特卡斯鐸有沒有到過臺灣（目前我們手中的資料並不完全），但是從資料上我們可以得知他對臺灣深感興趣，而且差一點就導致法國向臺灣出兵。<sup>(51)</sup> 唐特卡斯鐸對福爾摩莎感興趣是一七八六年臺灣島上發生動亂的

(48) Maurice Auguste Benyowsky, *Voyages et Mémoires*, p. 121.

(49) 已有中譯本，請參考撒瑪納札著、薛綸譯，《福爾摩哈》（臺北：大塊文化，1996）。

(50) 有關他的事蹟請參考 Baron Hulot, *D'Entrecasteaux, 1737-1793* (Paris: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1894); Mr de Rossel, *Voyage à la recherche de la Pérous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51) 參考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Fonds Ministériel, FMC/1/16, Colonies Chine 1787-1803, *Journal de d'Entrecasteaux*.



時候開始的。當時他有兩艘船停泊在廣州，聽到福爾摩莎事件就馬上寫信給中國皇帝，<sup>(52)</sup> 提議由法國派兵平息動亂，在一七八七年二月十七日的一封信中，他大略地提到當時的情況：

兩廣總督<sup>(53)</sup> 在我到達獅塔 (la Tour du Lion) 的那天前往福建省省界守衛去了，那裡的人害怕福爾摩莎島的居民暴動之後，會把島上所有的官員們加以殺害並在福建登陸。這個暴動是因為對官員不滿所引起的，一如帝國其它地方，遲早都會崩潰……這些不幸的人因為對官吏們的敲榨和暴行感到痛心，遂有起義之事……他們先謀殺了十四名官員……官吏們不僅不公平而且殘酷，人民於是起來造反……。<sup>(54)</sup>

透過德格拉蒙 (de Gramont)，<sup>(55)</sup> 唐特卡斯鐸曾試了好幾次與中國有關當局接觸，但都遭到拒絕。兩廣總督不在時的代理統帥<sup>(56)</sup> 在一封寫給德格拉蒙的信中說：

……臺灣的動亂是受到一群無恥之徒的煽動，這些人只想拿下官吏們的生命。我們的官兵曾與他們對抗並大舉鎮壓，很快地，亂民的頭目被抓了起來，其他人在幾天之內逃得無影無蹤，邊界完全被我們清除了……我們甚至替將軍省了一趟路。有感於他這份好意，我與廣州所有知名人士對他的美意致上謝意，同時祈求神明賦予他長命富貴……。<sup>(57)</sup>

兩廣總督從臺灣回來時亦回覆道：

……臺端來函敬悉，吾人對法國皇帝的友情和唐特卡斯鐸將軍的好意深表滿意……我和廣州知名人士委請將軍向法國皇帝轉達吾人之敬意

(52) 指的是林爽文事件。

(53) 孫士毅。

(54)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Fonds Ministériel, FMC/1/16, Colonies Chine 1787-1803, *Journal de d'Entrecasteaux*, p. 38.

(55) 德格拉蒙是位傳教士，曾把唐特卡斯鐸的書信翻成中文。

(56) 指當時的廣東巡撫圖薩布。

(57)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Fonds Ministériel, FMC/1/16, Colonies Chine 1787-1803, *Journal de d'Entrecasteaux*, p. 37.

.....。(58)

對於這種委婉拒絕的回答，法國人有如下解釋：

……不管是自大、虛榮、害怕或自尊，他們要不是不把建議當真，就是不相信驅逐艦的威力，或認為事態並不嚴重。我們目睹他們的糾紛，讓他們覺得很沒面子，不然的話就是害怕我們那麼輕易就解決問題，到最後會激起我們懲罰他們敲詐行爲的意念……。(59)

事實上，唐特卡斯鐸深切瞭解臺灣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認為「臺灣島可以視爲中國南部省份的穀倉」。他並說：「任何一個國家擁有此島，就可以控制中國」。(60)

另一方面，唐特卡斯鐸將軍也承認，如果他的建議被接受，在執行上將會有困難。事實上，他所有的資源僅剩下兩艘船：革命號 (La Révolution) 和靈敏號 (La Subtile)，因此朝廷的拒絕對他來說如釋重擔。

如果我們把唐特卡斯鐸將軍和十九世紀的孤拔元帥比較一番，可以發現唐特卡斯鐸希望介入臺灣的動亂，以爭取中國方面的好感，而孤拔元帥卻封鎖臺灣以便向中國施壓，對兩者來說，臺灣是與中國談判的籌碼，而且都在玩弄「臺灣牌」的過程中犧牲了性命。

## 六、外交官：法國領事 Vieillard

法國領事 Vieillard 於一七八四至一七八六年在廣州任職，他寫了十七頁有關臺灣的報告，<sup>(61)</sup> 從這份報告裡面，我們很難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到過臺灣。但是在他報告的前言裡面，他提到：「他所做的調查」，也說：「情報都是由那些在島

(58)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Fonds Ministériel, FMC/1/16, Colonies Chine 1787-1803, *Journal de d'Entrecasteaux*, p. 72.

(59) *Ibid.*, p. 38.

(60) *Ibid.*, p. 51, 1787年3月3日的信函。

(61) 這份報告收藏在法國巴黎外交部的檔案室，代號為 MD,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上做了十幾年生意，自己親眼看到，並與該地有直接往來的漢人提供的」。(62) 並且加上說他所得到的消息是「連續十五年經驗累積造成的結果」。(63) 最後，他宣稱自己曾經立下志願，要揭穿「一個地方的民族被人大肆濫用謊言捏造成的故事」。(64) 結束的時候，他說：「我可能會弄錯，不過我是真心誠意去調查的」，強調自己是「老老實實地」(65) 說，並宣稱自己記載的是「透過關係、消息、歸納或分析推理出來的」。(66)

在 Vieillard 領事的報告裡，開宗明義章就做了一個很詳盡的技術性描述。鑒於海水深度不同，那個世紀最擔心的莫過於想知道如何才能安全靠岸，他說「西邊有三座小島，大船和小船都可以在那裡停泊」，又說「福爾摩沙沒有一個港口可以讓大船停泊」，(67) 除了澎湖島可以停泊巨輪，他把它稱之為「臺灣之鑰」，中國人在那裡佈署了一萬兵力的駐軍。(68) 他覺得地方上的氣候「有益健康」，(69) 不過對軍事潛力尤感興趣，因而提到中國人「重達四十斤(法國古斤)的長槍以及世界上最不完美的步槍」。他很遺憾沒看到砲臺，認為「以中國的科技還是造不出來」。防衛的情況是「既沒有堡壘也沒有大砲，最大的一座是姑勒弗靈 (couloeuvrine) 大砲，長八呎，有六個方位可供中國砲兵移動」。(70) 「雙桅戰船是構成中國海軍唯一的基礎」，(71) 一支全亞洲最不遵守紀律，而且受到氣候的影響而變成最軟弱的軍隊。

即使說不出居民的數目，他也覺得島上的人口很多。對這些居民，他的批判很嚴厲，認為「他們想盡辦法去尋找一種他們勉強接受，一種渡過但沒思考，一種無憂無慮的人生」。(72) 他承認臺灣島沒有物質上的問題，因為上面的河流富有礦

(62)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p. 107.

(63) *Ibid.*, p. 107. 他的意思應該是「連續住在廣州十五年累積下來的經驗」。

(64) *Ibid.*, p. 107.

(65) *Ibid.*, p. 107.

(66) *Ibid.*, p. 107.

(67) *Ibid.*, p. 107.

(68) *Ibid.*, p. 107. 此數目有錯，應為二千。

(69) *Ibid.*, p. 108.

(70) *Ibid.*, p. 108.

(71) 馮秉正神父確認說中國的戰艦無法與歐洲的戰艦相比較。

(72)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p. 108.

產，商業繁榮，不過，牲畜很少像歐洲一樣拿來當作農業上的工具。這裡的人口分成「兩個種族，一種是土著，另一種是移殖民」。土著住在東部，依靠漢人生活，但是在生理習慣和道德行為上都與他們不同。移殖民住在西部，他們是從福建和廣東來的，<sup>(73)</sup>「這些人的家庭不是因為賭博破產，就是因為傷風敗俗而到福爾摩莎避難，然後，尋找土著的支持，並採用他們的風俗習慣，以搶劫、掠奪、打獵和交易買賣為生……」。<sup>(74)</sup>

他發現中國政府不使用暴力來管理，是因為害怕會引發「層出不窮的造反事件」。<sup>(75)</sup>

接著，他談到島上的行政制度，也提到臺灣的首府—臺灣府，認為它是「唯一能稱之為城市的地方」，人口很多與所有中國的城市一樣，「巷道狹窄，上面蓋了許多帳篷來避開炙熱的太陽；住房的牆壁是用泥土造的，竹製的屋頂上面舖滿稻草」。<sup>(76)</sup>

臺灣的土地上富有稻米、小麥、煙草、糖、鹽、橄欖（他說與中國用來製油的不同）、藥草植物、肉類、鹿皮和鹿角、玉、鴨血石等。一如馮秉正，他也認為臺灣是一個穀倉，在那裡有各種各樣的水果、棉布、衣料、羊毛、大麻、<sup>(77)</sup>漆樹、粗糙的瓷器、草藥、桑樹（雖然他們並未養蠶）……等。Vieillard 領事報告的重點在於，他估計福爾摩莎的貿易值，稻米有三百六十萬擔到四百萬擔，每年出口四百四十三萬到五百萬斤（法國古斤，差不多等於半公斤），六億多斤的糖，二萬五千到三萬瓶中國特有的一種橄欖油，這些產品大部份都是賣到山東、渤海地區和廣東。<sup>(78)</sup>反過來，臺灣進口銀、粗布、鐵工具、鹹魚、高嶺土(kaolin)、胡椒、銅、彩色玻璃小飾物；從渤海地區進口馬、公牛、母牛，從廣東則進口家畜、粗地毯、綿羊、大麻和鐵等。

(73) 原文指的是省份，而作者卻寫成 Chancheou（漳州？泉州？），疑有誤，應指廣東。

(74)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75) 他指的是1782年有五個村子聯合造反，在該事件中，有五名官員和二千人被殺。

(76)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p. 108.

(77) 非毒品。關於大麻，他曾提到西班牙人很喜歡的一種布料，穿在身上非常涼爽。*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p. 108.

(78) 原文為“Le Chan-ton, le Petcheli et le Koanton tirent de Formose année commune, 600 et quelques millions de livres de sucre, de 25 à 30000 jarres d’huile d’une espèce d’olive particulière à la Chine …”

至於土著，「他們都是誠實，且帶有善意的老實人，生活在一起沒有任何爭訟，彼此相親相愛，也很正直，不怕勞累，善弓箭，無固定居所，生活在帳棚裡，睡在香蕉葉上。陶瓷器和打仗用的武器是他們唯一的傢俱，並且絕對服從部落中選出的最年長頭目」。<sup>(79)</sup> 這些團體的頭目都是正直人士，那些不願服從他們指揮的人都會被趕出去。此外，土著嚮往自由，因此免受到漢人的桎梏。他們用鹿皮、藥草、黃金、玉、大理石和藍寶石跟漢人交換稻米、糖、檳榔和布料。<sup>(80)</sup>

最後，在他報告的最後部份，Vieillard 領事談到臺灣在戰略上的利益，他甚至為此另闢一章，名為「臺灣對中國人的重要性。爲了保有這個海島，他們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如果歐洲國家想把它拿下來，失去它或是能力不足的後果」。

他說，由於臺灣島的「位置威脅中國全部的海岸，如果落入外國人的手中，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sup>(81)</sup> 不過，根據他的看法，中國人「過於自大，不相信歐洲人會有侵犯他們領土的企圖」，<sup>(82)</sup> 因爲官方最害怕的莫過於福建和廣東兩省。其實，中國政府派遣駐軍，並不是爲了控制福爾摩莎的土著，而是爲了箝制這兩省。因此，島上居民得以享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讓他們保有自己的風俗習慣和法律，而對其它臣服的省份，則要求採用滿州人的習俗，一直到穿衣都相同爲止。<sup>(83)</sup> 接下來的是一些有關歐洲國家拿下福爾摩莎後會有些什麼利益的猜測，因爲它的優點就是靠近福建。最後，Vieillard 領事委婉地向法國政府提議，「剛開始時，先跟福爾摩莎建立友好和商業上的關係」。<sup>(84)</sup>

## 七、結論

從上述十八世紀人士的見證來看，我們可以得出三點值得討論的地方，它們代表了那個時代法國人對臺灣的看法。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處女地對法國來說不僅具有科學潛力，甚至還有經

(79)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1784-1786, No. 18.

(80) *Ibid.*

(81) *Ibid.*, p. 109.

(82) *Ibid.*, p. 109.

(83) *Ibid.*, p. 110.

(84) *Ibid.*, p. 111.

濟的利益。鑒於此，拉貝魯斯和唐特卡斯鐸的任務就顯得無比重要。巴黎和約之後，法國失去印度的優勢，而英國威脅要併吞所有遠東的貿易。另外，直到當時，英國在世界地理上的發現獨霸一方，而法國要等到路易十六在位時才對第一手資料感興趣。拉貝魯斯提到福爾摩莎時只談到附近島嶼正確的位置以及海水的深度，對於當地的人種和經濟卻絕口未提，而唐特卡斯鐸發現的倒是臺灣在商業和戰略上的重要性。

上述法國軍人、冒險家和傳教士的報告揭露了十八世紀法國人如何去認識海外之地，我們認為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一、臺灣給予法國人的印象是，臺灣在經濟上和科學上的利益極為重要。兩位法國司令到臺灣出征有一特殊的目的，因為當時法國在印度失去優勢，而英國獨佔了東方的貿易，因此路易十六忙著尋找別的根據地，當他們發現臺灣似乎沒有受到任何權力機關的控制時，認為是塊殖民的好地方。

二、我們發現十八世紀法國人對原住民族的看法，絕大部份的報告都相同，它揭露了十八世紀法國科學家到處尋找所謂的「自然人」，他們認為唯有自然人才代表原始社會的純潔，所以十八世紀很多人周遊世界以便把各地人種的特性整理出來。耶穌會會士馮秉正在這方面的報告極具代表性，他說，原住民心地善良、不貪財、很溫和、很獨立；法國領事 Vieillard 也不斷強調原住民的優點，在他們的眼裡，臺灣的原住民正是他們所要尋找的自然人，而大陸的中國人自然而然地也淪為受到污染的另一種人。

定稿日期：2003.03.19

## 引用書目

方豪

- 1969 〈康熙五十三年測繪地圖考〉，收於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 576-597。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白尙德

- 19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頁 207。臺北：南天書局。

撒瑪納札（著）、薛絢（譯）

- 1996 《福爾摩哈》。臺北：大塊文化。

(Author unknown)

- 1784-1786 *Mémoires et Documents Asie,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à Paris, Rubrique MD, Indes Orientales-Chine-Cochinchine, 4, No. 18.*

(Author unknown)

- 1786 *Le Voyage de La Pérouse sur les côtes de l'Alaska et de la Californie.* Paris.

(Author unknown)

- 1843 *Les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Société du Panthéon Littéraire.

Benyowsky, Maurice Auguste

- 1791 *Voyages et Mémoires.* Paris: F. Buisson.

Boothroyd, Ninette and Muriel Détrie

- 1992 *Le Voyage en Chine.* Robert Laffont, Bouquins.

Centre des Archives d'Outre-Mer, Fonds Ministériel, FMC/1/16, Colonies Chine 1787-1803

*Journal de d'Entrecasteaux.*

Club des Libraires

- 1965 *Le Voyage de La Pérouse autour du monde, 1875, 1876, 1877 et 1878.*

Duchet, M.

- 1995 *Anthropologie et Histoir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Albin Michel.

Hulot, Baron

- 1894 *D'Entrecasteaux, 1737-1793.* Paris: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Huart, Camille Imbault

- 1995(1893) *L'île Formose.* Taipei reprint SMC.

Rossel, Mr de

- 1808 *Voyage à la recherche de la Pérous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 French Vision of Taiwan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Shun-de Zheng, Chantal Zheng

### ABSTRAC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a great number of reports about Taiwan have been written by missionaries, diplomats, mariners, travellers and adventurers. According to their social position, these different writers looked at Taiwan with a contrasted eye.

From their reports, we can understand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French people were so much interested in China. Indeed if in the last part of 18<sup>th</sup> century, all coasts of the world had been inspected, however the inside of the territory had not. So many travellers of the 18<sup>th</sup> century left Europe with this objective.

The French people that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in this paper have been able to play a role in the discovery and to get involved in Taiwan's history, no matter what their original mission was, and if they really set a foot on Taiwan's land. This shows precisely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at that time.

**Keywords:** France, 18<sup>th</sup> century, missionaries, travellers, adventurers, diplomats